



何 恃 東

民國五十年生

高職畢

現職／臺東縣小團體話劇社藝術總監
作品／〈有樂世界〉、〈獨步人間〉…等
曾獲／83、84、85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偶然的機會裡，結識歌仔戲薪傳獎大師——廖瓊枝女士，聽廖老師談起民間歌仔戲的興衰起落；從她口中明白了本土歌仔戲是如何苟延殘喘地自日據時代一路走過來；在感動之餘，本劇的雛型也因之萌芽。

劇本，當然是需要有個故事，但作者急於觸摸的，卻是故事中的靈魂。——本土戲曲脫胎自野臺、唱戲扮戲的、是小丑、是傻子、不是閃亮亮的明星。他們生在雜亂與貧窮的中古社會裡，以艱苦而奇特的生存模式遊走在人間歷史中的窮鄉草臺上；而他們的結局是什麼呢？在物質生活精巧豐盈的今天，如果你有機會遇到那些早期以唱戲維生的老前輩、你將看到、過期的胭脂油彩在他們的照片裡，已經黃成一片，而他們窩在陰暗黑濕的被窩裡，偶爾會用七字仔哼道：……唉喲，一杯清水嘛要錢！

—臺灣俚語「作戲頭、乞食尾」—

故事大綱

曾經風光一時的戲班子，因著時代的變動而日漸漠落、為了生活大計，第三代團主劉鐵鍊不得不忍痛把戲班解散。而長年在戲班裡工作的伙計們，因為專長因素，也面臨了在社會上求生存的重大考驗。

慘淡經營而得不到相對比率的效益、對當時的民間戲班而言，是很無奈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現象。劉鐵鍊的大妹因著戲班的債務問題，而選擇了與江湖郎中四處去跟場賣膏藥的生活；劉鐵鍊的幼妹，因受不了戲班貧窮艱困的生活模式，為滿足壓抑在心中的華麗憧憬而作出偷錢的行為。戲班裡煮飯的阿緞，為求生存而不惜走入風塵，指望嫖客為生。拉胡琴的老師傅，也因著戲班的解散而客死他鄉，無法安渡晚年…

曾經風光過的「七字仔」變調了，取而代之的是華麗的節奏與社會，是香水、是牛排、是樓房、是小包車、是迷人的洋裝和高跟鞋…於是足治說：「再見，哭調仔」。當電視上楊麗花再次風靡全國，唱起「七字仔」的時候，似乎沒有人再想起民間會有個悲情的劉鐵鍊，因扛不起薪傳的重責大任而縮在時代的洪流裡飲泣！

人物一覽：

劉鐵鍊：宜蘭人，三十歲，僅唸過兩年小學，性情耿直穩重。由於生為長子、肩挑家傳的戲班及兩個妹妹的教育與生活，因此，對他而言，戲班與妹妹，幾乎等於是他生命中的全部。※未婚。

劉足妹：鐵鍊之妹，二十五歲，初中學歷。長期伏在兄長極沙文主義的治家方式下，使她成為一個看似溫柔，却十分剛強的女性。※未婚。

劉足治：鐵鍊之妹，年十三，自幼在戲台上成長，十分不滿困苦的狀況，時時憧憬華麗虛榮的生活。

許阿緞：戲班伙頭，四十來歲，沒什麼主見，但很重感情。

陳金年：胡琴師，六十來歲，多愁善感、沉默、嗜酒。

蔡添福：一個靠賣膏藥及民間婚喪喜慶之時「跑場」維生的江湖郎中。頭腦靈活，凡事以生存為最高宗旨，年齡與劉鐵鍊相仿，性格卻是全然的對比。

廖美滿：山地姑娘，虛榮心極重，為錢可以不擇手段。

李明德：中學教員，與美滿是同父異母的姊弟。

張志國：專為人追討債務的小流氓。

林淑女：康樂隊裡「跑場」的歌舞女郎。

場序表

場次	目 錄	事 件 地 點
第一場	緊鑼密鼓	戲台上之「後台」。
第二場	戲中戲	戲台上。
第三場	江湖郎中	社區空地。

第四場	兩姊妹	劉家院門口。
第五場	戲班解散	劉家大廳。
第六場	老師和他的錢	辦公室。
第七場	兄妹倆	劉家大廳。
第八場	討錢與偷錢、還有夢	劉家大廳。
第九場	兩個女人在台北	新店溪旁。
第十場	變調的七字仔	劉家大廳。
第十一場	拉客	新店溪旁。
第十二場	借錢	某處空地。
第十三場	人生的車輪	劉家大廳。
第十四場	江湖討呷人	大空地。

註：由於第一場「緊鑼密鼓」所耗時間極短，而第二場「戲中戲」則必須作繁雜的「野台佈置」；為節省中場換場時間，以及工作伙伴能擁有充裕時間擺設出第二場所須之景型，建議在演出前先將二場景型擺妥，而第一場「緊鑼密鼓」可在「大幕」之前的空間作演出，如此當第一場結束後，升起大幕便可直接進行第二場。（如演出場地有「中隔墓」設施，則可將二場景型置於中隔墓後，演員自然不必再運用大幕前空間。）

第一場 緊鑼密鼓

△建議本場可於「大幕」前演出，以利下一場景型作業！

開場—(進鑼鼓、八音演奏)戲台上鑼鼓喧天。

△紅色燈花

△演員在熱鬧的國樂聲中來回穿梭，有的身穿古裝戲服、却連頭套都還沒戴上，有的邊叨根煙邊幫著即將上場的演員化妝，有的躲在一旁喝酒，還十分清閑的把弄著一把老二胡……，總之，台上呈現出一團散亂的模樣。

△約莫三十秒過後，團主劉鐵鍊慌慌張張的衝出場…

—(下列口白部份為台語發音)—

鐵鍊：(氣極敗壞的)…秀美呀、秀美、…秀美呀…秀美…(吼叫的)是塊併啥〈在搞什麼〉啦，這個瘋查某〈女人〉、攔〈再〉十分鐘就欲〈要〉開演，人是跑去叨〈那裡〉…，秀美，秀美呀…，(改叫他人)…阿妹呀、足治呀、阿緞姨…，人是攏〈全部〉死了了是無？〈死光了嗎〉

△足治、足妹、阿緞，三人應聲趨向前來，已穿好戲服的足妹還邊跑邊化妝！

阿緞：團主啊，你嘛卡好心咧〈你好心點吧〉，攔十分鐘就欲開演了，大家惦後壁〈在後面〉無閒東無閒西〈忙東忙西〉，你欲〈要〉叫人嘛嚟通〈也不要〉揀〈選〉這個時拵〈時候〉。

足妹：哥，是按怎〈怎樣〉啦？

鐵鍊：我問恁〈你們〉，恁有看到秀美無？

足妹：(突然大叫)啊，壞了啦，我祿記〈忘記〉甲恁講〈對你們說〉，秀美講伊無愛〈不要〉演了啦！

鐵鍊：(大叫)啥〈什麼〉，這個時拵才講無愛演，那按呢〈這樣〉我這齣戲是欲按怎辦〈要怎麼辦〉？…伊人咧〈她人呢〉？

足治：伊走欲點外鐘了〈走了將近一個多鐘頭〉。

阿緞：足治呀，妳嘛塊夭壽，這呢〈這麼〉重要的代誌〈事情〉，妳到現在才塊〈在〉講！

足治：(委屈的)人祿記治嘛〈人家忘了嘛〉。

足妹：這聲〈這下子〉慘了，「山伯英台」無梁山伯是欲按怎演？

阿緞：這個秀美實在有夠現實，伊頂回〈上次〉才塊〈在〉講一戲班欠伊三個月的薪水，講啥覓〈什麼〉團主你若嘸緊〈不快一點〉發薪水，伊就不要演；想祿〈不〉到伊竟然會揀這個時拚走，明明是欲害死大家人嘛！

足妹：是呀，真無簡單才有人找咱〈我們〉搬戲〈演戲〉，現在戲搬祿下去〈演不下去〉，咱戲班的生活一定會出問題啦！

鐵鍊：(猛下決定的)去叫金牛師趕緊化妝，山伯乎〈給〉伊演！

阿緞：(詫異的)啥覓，金牛師飲酒飲用「腳手肉霹霹剝〈發抖的意思〉，是欲按怎搬戲啦！

足治：哥，金牛師這呢老，那會駛〈怎麼能〉演小生。

鐵鍊：(十萬火急的)無法度〈沒辦法〉了啦，不管啦！現在歸〈整個〉戲班內，除了金牛師，無人會曉唱「樓台會」了啦！

阿緞：亦不過…

鐵鍊：(破口大叫)緊去啦，恁是欲等甲人客丟雞蛋，恁才會歡喜是無！

阿緞：好啦好啦，來去來去(推足妹、足治退場)。

鐵鍊：(對著三人的背影大叫)叫金牛師秤彩〈隨便〉畫畫就好啦，儘量看有法度準時開演無……(邊罵邊退場)…瘋查某，戲班歸年通天才搬幾工〈天〉戲，薪水卡慢乎伊娘〈而已〉，就甲我併〈搞〉這

齣，呸！

△一場結束，暗場。

第二場 戲中戲

▲鑼鼓喧天，演員(或工作人員)以OS方式鼓掌叫好。幕一緩緩升起，足妹所飾演之祝英台在鑼鼓點裡悲愴的飛奔出場，直到舞台正中央，然後作好身段、定格不動。

▲燈光柔和

△金牛師裝扮成的梁山伯，衣冠不齊的被足治強拉出場；金牛師抓著一瓶米酒，還想再灌一口；不料米酒被足治一把搶去，金牛師欲再奪回米酒瓶，足治順勢將金牛師向舞台正中央推去。

▲燈光全亮

△金牛醉顛顛的直奔到祝英台的背後左側，打了一個酒啊，然後甩出水袖，指著祝英台：

山伯：英台，妳、妳、妳——妳妳妳妳：

(七字口白)

妳我三載同窗情如海，我心中只有妳祝英台；恁爹欲將妳配文才，妳就趕緊推辭才應該——呀！

英台：千方百計我來推辭，怎奈爹親伊太堅持；伊堅持不准我來退親，我滿腹的痛苦是欲訴何人！

山伯：(悲念)即然恁爹這堅心，我就先派花轎來迎親，我欲邀請師母作冰人，當面拜會妳双親。

山伯唱：(曲：拖板十二丈尾)

妳我有媒又有證，翠玉環、蝴蝶墜——呀。

英台唱：（曲：轉成慢板“都馬調”）

當日草橋對兄來許終身，留下玉環為信憑，願效于飛飛同林，
怎奈蒼天不憐有情人。你我將婚姻來私定，玉環為媒，這是無
可能；馬家如虎狼，權勢傾天。

嗒人取承認玉環啲——，承認咱這段情。

山伯口白：（一個踉蹌、向後退去）唉——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山伯唱：（曲：轉成“七字調”）

縱然無人啊——承認伊、我、我、
我也欲甲妳；永相依——呀！

英台唱：唉唷梁兄句句痴心語、英台點點淚淋漓呀。

（曲：轉回“都馬調”）

梁兄喂，恁梁家只有你一個單丁子；白髮娘親望你傳後嗣，怪
我英台無福份，梁兄你亦是另配婚！

山伯唱：（曲：都馬尾）山伯此心永不改，今生啊，只愛呀，今生只愛，
愛妳祝英台！

英台口白：梁兄，原諒英台實無奈，事已至此難更改，天下遍處有佳人
在，請兄另找美裙釵！

山伯口白：英台，妳…，妳絕情絕意將我欺，我今將玉環還乎妳，我認
份我自身是散赤兒〈貧窮〉，甲伊太守之子難相比；我就此告
別欲轉回去……

△流氓張志國由舞台下方之觀眾席大喝一聲！

志國：廢話，當然是來找你，若無〈不然〉我來創啥〈作什麼〉？看戲啲？

若你這班「芋仔團」〈老人班〉，你拿錢貼恁爸，恁爸亦〈還〉屏段〈懶惰〉看咧。

鐵鍊：(冷靜的)我甲你無熟識，你找我有啥代誌？

志國：先自我介紹啦，我叫阿國啦，治〈在〉莊仔尾，人攏叫我「瘋狗」啦……我今天會來找你，是錢莊的排骨陳叫我來的啦！

鐵鍊：(臉色大變)你…排骨陳…，我不是甲講過，彼棟〈那筆〉錢，等候年底才還伊，這…

志國：我不管恁是按怎講啦，橫直〈反正〉我是來甲你講、尙慢〈最慢〉治後個月十五以前，你要還三分之一，若無，排骨陳就欲來接收恁現在塊〈在〉住的彼棟厝！

鐵鍊：(情急)亦不過當初我甲伊講的時拝…

志國：(打斷鐵鍊的話)彼〈那〉是恁的代誌，甲我無關係；我話已經交代了〈完〉，現在我欲去對面空地看人康樂隊賣膏藥；人康樂隊的小姐不但幼齒〈年青〉、身材擱讚〈棒〉，而且擱會曉〈懂得〉跳「斯脫利普」〈脫衣秀〉；比你這些「芋仔班」卡好看一百倍！呵呵！

△志國退去：

足妹：哥：我早就講過，彼棟厝是咱的祖產，是阿爸甲阿媽留乎咱兄妹仔的，你當初就無應該用彼棟厝去抵押…

鐵鍊：我欲那有法度，這個戲班是阿公彼代傳落來的，現在的人，甘願請康樂隊來跳脫狸舞〈脫衣舞〉，嘛嘸〈不〉看歌仔戲；我欲解散擱嘸咁〈捨不得〉，嘸解散，咱歸戲班的人是欲按怎飼〈養〉；我除了去向人借錢，我擱有啥覓辦法！(邊退邊罵)…呸，作甲欲死

欲活，較輸人一場脫狸舞！

△衆人退

△暗場

第三場 江湖郎中

亮燈—(佈置康樂隊或綜藝團慣用之旋轉燈球或流水彩燈為最佳。)

△蔡添福邊敲鑼邊啣喝！(頸上掛根包著紅布的大麥克風，背後一張小桌子，桌上擺滿各式藥品。)

添福：噯、來來來，各位鄉親好朋友，大家晚安！

△此時張志國、陳金年、許阿緞、劉足治、劉足妹、(或安排其他方便出場之工作人員…)逐一靠攏過來。

添福：來來來，咱精彩的節目就欲開始囉，今晚啥覓人偎〈靠〉過來，啥覓人有福氣；咱稍等欲為大家介紹東南亞尙〈最〉出名的紅歌星—瑪麗小姐，以及咱台灣第一妖嬌的超級肉彈—洪咪咪小姐。——這兩位小姐這當時〈現在〉恁〈在〉裡面塊〈在〉換衫，真緊〈很快〉就會出來用大家見面。—在咱欣賞刺激的艷舞進前〈之前〉，欲先向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如果咱在場的朋友，若是厝內有人得到啥覓陳年的舊症頭，致使會腰痠背疼、脚軟手麻、病院走欲百外間、醫生換欲百外個、呷葯仔注射開刀照電光，卡看就看祿好，來！大家有福氣，今晚小弟蔡添福欲向鄉親朋友介紹一味珍貴的葯品—(拿出一瓶葯來)—就是這味——「強強滾金瓜丹」。強強滾金瓜丹是用馬來西亞出產的金瓜，配合數百味珍貴的漢葯提煉製成，伊不但會駛〈能夠〉治百病，而且有強精養血的

功效。咱…

志國：(不耐煩的大叫)喂，你是唸夠悸〈過隱〉袿、恁爸是欲來看脫狸舞〈脫衣舞〉，不是來這聽你啼相〈臭盤、囉嗦〉，你的小姐到底是欲跳亦是嘸跳〈要跳還是不跳〉！

添福：(見風轉舵，老練的迎合過去)啊，是啦是啦，歹勢〈不好意思〉，乎大家等這久；來，咱先欣賞一段精彩的艷舞——歡迎瑪俐小姐，洪咪咪小姐…

△台上衆人鼓掌，並策動台下觀衆鼓掌。

▲燈光轉為昏暗紅色。

▲音樂下(以連續性之“那卡西”輕音樂組曲為佳)

△美滿與淑女出場表演一段性感舞蹈(由演出單位自行設計舞蹈方式及內容)…

△舞蹈進行間，志國滿場大喊：「脫啦、脫啦…」，並時時大吹口哨！

△舞蹈進行到一半時，志國由一臉的期盼轉為十足的不耐煩，終於憋不住的起身大罵…

志國：唉呀，實在是有夠爛，別去乂丫的小姐唱到一半攏會脫，恁這去乂丫的小姐一個一個穿甲袿輸〈穿得好像〉塊綁肉粽，噯，嚟看嚟看，(順便推走在場其他的觀衆)來走來走，根本就袿哮咕〈俚語——難下嚟的意思〉！

△衆人一哄而散——燈光回復正常平光——

△音樂硬生生的斷掉。

添福：喂，人客，喂喂…慢且走啦、喂、喂…(憑空踹脚)我咧「問候恁老爸」〈髒話〉，無彩〈枉費〉恁爸母〈忙〉歸埔〈半天〉，覓件〈東

西> 賣無半項，人客煞〈却〉跑了了！

淑女：（靠過來、撒嬌的）唉呀，好了啦，人客跑就跑了了啊，你氣嘛無路用，來啦，覓件收收咧，我陪你過來路口飲一杯啦！

△美滿看二人狀甚親熱，心裡十分吃味。

△——美滿乃山地姑娘，因此美滿口白部份採國語發音，添福與美滿的對白則改以台灣國語發音。——

美滿：（故意走過去將添福與淑女撞開）…收啦收啦，收一收好睡覺了啦！

添福：（瞪著美滿）…瘋查某，恁爸若看到妳的面就歸腹肚火〈一肚子火〉。

美滿：噯，你不要亂找人出氣好不好，客人跑光了這關我什麼事啊！

添福：關妳什麼事；我問妳咧，剛才妳是怎麼跳的？

美滿：就跟平常一樣跳啊！

添福：跟平常一樣？我咧「問候恁老爸」，我們昨天不是說好了，如果今天沒有警察，妳跳到一半，上面要脫光，有沒有!?

美滿：（理虧似的）對啦，我是有答應你啦，可是…

添福：（動手推美滿一把）可是什麼？妳的肉是金子做的喔，說好要脫又不脫，現在妳看啦，客人都跑光光，今天晚上又要睡車站了啦！

美滿：睡車站就睡車站嘛，反正你那些假葯本來就賣不出去，又不是沒睡過車站！

添福：（往美滿頭上推一把）瘋查某妳攔講，啥覓咧「假葯」，啥覓咧「假葯」；妳是按怎，恁爸若無乎人抓去關妳株爽就對啦！假瘋等吓真正甲妳喘。

美滿：(反彈起來)…喂，你那麼兇幹什麼，今天沒有脫的又不是只有我一個，她咧(指淑女)，她也沒有脫啊，你為什麼不去罵她？…我比較好欺負是不是？(雙手插腰，靠到添福面前)…好啊，來呀，你要打我是不是，你打啊，你打啊，敢打你就打啊！

添福：(舉起手，就真的要打下去，但想想又作罷)…美滿吶，淑女她是新來的，妳現在叫她脫，她怎麼會習慣；妳是老鳥啫，妳不要每次都跟她比好不好！

美滿：噢，她不習慣，那你是說我很習慣囉！

添福：妳是講去叨〈那裡〉啦，妳不脫就不脫，妳一直講淑女要做什麼！

美滿：蔡添福，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跟林淑女兩個人在搞什麼；我廖美滿是你的女人啫，我跟著你就只有吃苦的份，這個林淑女才來不到一個禮拜，你就這麼護著她。…世界上有那一個男人會叫自己的女人當街脫衣服給大家看，你還敢怪我，蔡添福，你是男人嗎！

添福：(一巴掌打過去)瘋查某啊，恁爸心情就塊歹呀，妳攔惦彼〈在那裡〉甲恁爸說教講道理。…我今天會這麼衰，就是因為妳這個掃把星啦！…說淑女，淑女怎麼樣，…(故意摟住淑女，作親密狀)…我就是看她喜歡啦，妳要怎麼樣!?

美滿：〈惡狠狠的瞪著蔡添福〉…好啦，你想踢開我是不是，可以啊！老娘不用你趕，自己會走。…不過你不要忘記，你現在作生意的本錢，還有你去年過年輸掉的錢，全部都要老娘借給你的，這筆帳我一定要跟你算清楚！(轉身就走)

添福：(望著美滿離去的背影)…呸，瘋查某，我咧問候恁老爸！

△暗場

△幕落——

註：倘若是一般的舞台，下一場的演員待幕落後，可直接出場在「大幕」前作演出，如此可縮短中場，換場時間，而幕後人員可在演出同時，以充裕的時間佈置下下場之道具與擺飾。

第四場 兩姊妹

▲本場設定於「大幕」之前演出。

▲採「平色」燈光

—開場：足治偷偷摸摸的走出場……東張西望，好似作賊一般……

△足妹出場

註—依據人物特性，本場全場採「國語發音」。

足妹：劉足治，妳要去那裡？

足治：(嚇一跳，緊張的轉回頭)…姊，妳那麼大聲幹什麼啦，害人家嚇一跳。

足妹：妳今天不是要練功嗎，妳不待在家裡，偷偷摸摸的想去那裡？

足治：噓，姊，小聲一點啦，被他們聽到，我就別想出去了。

足妹：就算他們沒聽到，妳也別想給我出去，足治，妳最近到底在搞什麼，一天到晚老是往外跑，如果讓哥哥知道…(注意到足治的上衣)…喂，那不是我的上衣嗎，妳穿我的上衣做什麼？

足治：呃，我…(乾脆撒嬌)…姊，妳就借我穿一天嘛，人家都沒有衣服可以穿了…

足妹：妳還敢跟我借衣服，上次那件裙子妳還沒賠給我呢，我現在只剩

下這件上衣可以穿出門，再讓妳弄壞的話，我要穿什麼，穿戲服啊!?

足治：姊，好啦，就這一次啦，我保證一定完完整整乾乾淨淨的還給妳，好不好！

足妹：我說不行就不行啦，妳給我脫下來…(看見足治耳上的墜子)…凝，那不是阿緞姨的耳環嗎？妳…妳戴耳環做什麼？…(嗅一嗅)…唉呀，妳還偷用我的明星花露水，…(狐疑的)…劉足治，妳最近很可疑喲，老實說，妳最近到底在搞什麼？

足治：我…我…呃…我是要到陳阿琴她家去玩嘛！

足妹：少來了啦，去阿琴那裡要戴耳環，還要擦香水，…(再嗅一嗅，皺起眉來)…天吶，妳該不會把我那瓶花露水都用光了吧，這味道都可以拿來趕蚊子了。……妳呀，一定有問題！

足治：姊，人家平常練功練得要死，難得出去玩嘛！

足妹：難得出去玩？妳一天到晚都往外跑，這叫「難得出去玩」，還有啊，妳最近好像突然退步很多，前幾天演出的時候，我看妳要「迴馬槍」的那個姿勢好奇怪，妳不會是有什麼問題吧？

足治：(臉紅)…那個…其實那個是……那個…

足妹：是什麼？

足治：(遲疑片刻，然後在足妹耳邊低語)…

足妹：(會心一笑)早就懷疑了，不方便要槍就要說嘛，難怪褲子都不給我洗。

足治：姊，那會不會怎麼樣？

足妹：那會怎麼樣？那就表示妳已經變成小姐了啦…像這樣的事情妳應

該早跟我說的…

▲下音樂——以簫聲獨奏為佳——

足妹：…因為我們沒有媽媽，從小是哥哥把我們帶大，哥哥又是男人，很多事也不方便跟他商量。…所以，我希望以後妳有任何事情，一定要來找我，免得像這迴馬槍的問題一樣，到頭來吃苦的是妳自己。

▲音樂淡掉：

足治：（眼珠一轉）姊，妳的意思是不是說——姊妹要相親相愛，所以我有什麼事都可以找妳？

足妹：差不多啦！

足治：（喜沖沖的）那這件上衣…

足妹：（斬釘截鐵的）不借。

足治：姊，是妳自己說…

足妹：立刻給我脫掉，要穿穿妳自己的衣服，不然我就叫人了。

足治：（跺腳）小氣鬼！（轉身退去）

△足妹退去！

△暗場！

第五場 戲班解散

幕起—陳金牛獨自喝著老米酒，邊哼著歌仔戲…

△燈光：平色 註：平色（一般）

△阿緞端著一碗煮熱的落花生出場

▲本場順著金牛與阿緞之特性，全場採「台語發音」。

阿緞：(故弄歌仔戲的身段、戲耍的)…相公何故心憂愁，格治〈自己〉

惦這塊飲燒酒！

△金牛不予理會，逕自喝酒。

阿緞：……吔，嚙睺我…(又去逗他)…喂，老酒鬼，我看你除了飲燒酒以外，親像〈好像〉啥覓攏無要緊同款〈一樣〉噢；……來啦，土豆乎你配燒酒啦。…(見金牛不理她，便又開口)…你喲，呷甲這多歲，攏袂輸〈好比〉少年家仔同款；燒酒若像你按呢飲，身體早晚會打歹啦。

△金牛依舊不理睬。

阿緞：…你嘛講一句話，若無〈不然〉我坐惦這〈在這〉袂輸塊看一仙材頭尪仔〈木頭刻的偶像〉咧。……噢，你一定是嫌我嚙索對無？好啦好啦，我嘍攏講，按呢嚙就好。(斟一碗酒)…來，我陪你飲一杯……(唱一句黃梅調)…梁兄特地到寒舍，小妹無言可安慰，親斟滿酒敬梁兄…

△金牛一臉不耐煩的起身就走。(金牛退場)

阿緞：噯噯噯，看伊一個人惦這塊無聊，我是好心才來陪伊，講按呢嘛塊〈這樣也在〉生氣啦；有影是一個老孤窟〈形容一個人孤癖〉。

△阿緞沒趣的收拾著桌上的東西。

△劉鐵鍊出場，手拿兩個厚厚的信封袋；面對阿緞，心事重重，欲言又止。

鐵鍊：阿緞姨。

阿緞：團主，你無去乎人請哦！

鐵鍊：(搖頭)…金牛師咧？

阿緞：才走娘〈而已〉，彼個老酒鬼喲，一定攞跑去廟口飲了啦。

鐵鍊：(稍作遲疑)…阿緞姨，妳……

阿緞：……團主，你是有話欲甲我講是無？

鐵鍊：(將一紙信封袋遞給阿緞)…這…這是欲乎妳的。

阿緞：(高興)…嘩，發薪水了喲，…團主，我看戲班最近這困難，我想講這個月無通領咧；想祿到發甲這呢緊〈快〉……(拆開信封袋，愣住)…團主，那會這呢多錢？

鐵鍊：阿緞姨，妳自少年就來這個戲班，當初阮阿爸欲死進前〈之前〉，嘛有交代講要好好照顧妳。…照理講，我應該乎妳卡多才對，也不過妳嘛知，戲班目前實在是有困難，所以…

阿緞：(狐疑)團主，你…你講這此話是啥覓意思？

鐵鍊：…妳嘛知影…戲班現在無法度攞請人…

阿緞：你…(不敢相信的)…你欲甲我辭掉？……不要，我不要走，(口氣急促的)團主，你嘍甲我辭，我…我作免錢嘛無要緊，好無，團主，戲班目前當〈正〉須要人甘不是…

鐵鍊：阿緞姨，戲班…戲班已經欲解散了！這個厝也準備欲賣人；其實我也真想欲留妳，也不過，為著生存，我按呢作嘛是逼不得已，阿緞姨，妳要諒解啊！

阿緞：(哭出來)團主，咱會駛〈可以〉攞來去搬戲賺錢，何必一定要解散咧…

鐵鍊：問題是歌仔戲已經無人欲看，戲班攞欠人這多錢，這多口灶〈人口〉欲呷飯，妳叫我按怎維持？

阿緞：團主，甘講攞無其他的辦法？

鐵鍊：辦法？…辦法…（近乎發洩的）…我若有辦法，為啥覓會欠恁的薪水，我若有辦法，秀美是按怎會作伊走，我若有辦法，何必去動這棟厝的腦筋；阿緞姨，我甘願意目調金金看祖先放下來的產業，敗治我的手頭？（也哭出來）…我…我真正是走頭無路啊！

阿緞：…團主…（過去輕拍鐵鍊的手臂）…你嘍攔艱苦〈難過〉，我來走就是。…

▲音樂下——以簫音獨奏（台灣民謠）為佳。

阿緞：…我自十六歲來這個戲班，算算也已經有二十五年了，當初老團主甲金牛師教我搬戲，我含慢〈不聰明〉，卡學就學祿曉；所以我就留恗厨房煮飯乎大家呷；二十五年來，歸〈整個〉戲班，啥覓人嘍呷鹹，啥覓人愛呷辣，我攞一清二楚。…足治恗學校讀冊，福利社的伙食伊呷祿慣習，伊也一定欲呷我做的飯包才會合。…團主，你嘛同款，你三頓一定要有一頓魚，醫生說你腰子歹，祿駛呷薑，所以我每日就要親手為你作一尾無摻薑攔祿臭粗的魚…（忍不住又哭）

鐵鍊：…（輕拍阿緞）…阿緞姨，我知影妳對阮真好；但是妳才四十統歲，亦攔真少年，我祿駛一直將妳當作乳母同款，留恗身軀邊使用。…妳若離開這，無定妳的人生會改變；我希望妳有機會遇到一個疼惜妳的查埔人，嚙通攔過這款歹命的日子了。

△阿緞搖搖頭，拭去淚水，緩緩退去！

△音樂稍強

△燈光稍暗

△鐵鍊雙手抱頭，跪在地上…

—約莫十秒，金牛醉薰薰的出場—

△音樂稍淡

△鐵鍊聽見金牛的喃喃自語聲，立刻整理情緒，迎身過來。

鐵鍊：啊，金牛師，你那會擱醉甲按呢啦！

金牛：醉？醉好啊，醉乎空空空，萬事攏會通；嘿嘿嘿…

鐵鍊：…金…金牛師，（拿出信封袋）…我有話欲甲你講！

金牛：（看見鐵鍊手中的信封袋，正色的）免講啦，恁爸瞭解啦，我行理攏款便便啦！

鐵鍊：（將信封袋遞過去）…金牛師，這些錢…

金牛：這些錢你留咧還人，我老伙子一元人〈老頭子一個人〉，無某無猴〈沒妻沒子〉，真好飼啦。

鐵鍊：金牛師，也不過…

金牛：講免就免啦……我自恁公仔彼個時代就入來這個戲班，恁劉家的人對我也攏袂歹；…好啦、好啦，人講好來好去啦；我老伙仔若愛錢，早我就走了，何必等到這一天。

鐵鍊：金牛師，你嘍艱苦啦，其實我…

金牛：艱苦？艱苦？嘿嘿嘿嘿，艱苦的人是你不是我；賣家伙〈家當〉的人是你劉鐵鍊，不是我陳金牛，我有啥覓好艱苦！

鐵鍊：（衝口而出）金牛伯仔…

金牛：（愣了一下）…金…金牛伯仔…，真久無聽你叫我金牛伯仔…，（浸入回憶裡）…會記治〈還記得〉你細漢的時掙（時候）攏叫我金牛伯仔，……有一遍你跌入水溝，我惦真遠的所在就聽到你塊喊：『金牛伯仔，救命哦！』，我老伙仔闖來一個看〈跑過來看〉，看你趴

治溝仔內喊甲強欲〈快要〉無性命，我過去甲你抱起來，彼時掙你才知影——原來彼條溝仔水才淹到你的肚臍空娘〈肚臍眼而已〉；哈哈哈哈哈，你甲恁老爸同款，攏是祿曉游水的人，攏是遇到水就喊救命的人，哈哈哈哈哈…

鐵鍊：(也跟著笑起來)哈哈哈哈哈…

▲ 簫音稍強，待演員進台詞時再減弱。

△ 鐵鍊和金牛在洞簫獨奏聲中相視而笑；鐵鍊笑著最後竟忍不住跪了下來，而笑聲也成了哭聲。

※ 演員請注意此處情緒的轉移，笑與哭的交替宜一氣喝成，不宜中斷。

鐵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的同時開始抽蓄〉…哈哈嗚嗚…〈轉成哭〉…嗚嗚哇…〈跪地大哭〉…哇…金牛伯，我是逼不得已，我真正是逼不得已…金牛伯仔…

金牛：(跟著紅了眼眶)…憨…憨囡仔，祿曉游水，不是你的不對，…無人欲看歌仔戲，這嘛祿駛怪你…

△ 鐵鍊哭得更厲害！

金牛：…時代甲人同款，攏會變，人是呷久會老，時代却是愈變愈生分〈生疏〉；尙介重要是咱要認份。…祿曉游水無要緊，但是咱要瞭解波水的深淺；歌仔也同款，無人欲看？無人欲看咱就嘍作嘛，你何必作甲這艱苦咧；——人講有幾分力，作幾分代誌；即然環境對你無支持，你這呢留戀是有啥覓路用！

鐵鍊：(冷靜下來，但仍舊不住的抽蓄)…金牛伯仔，我陪你攔來去飲一杯好無？

金牛：好啊，有酒通飲那會不好。

△二人退。

△暗場：

▲音樂可持續至下一場燈亮前再淡去！

第六場 老師和他的錢

燈亮—舞台中央一張辦公桌

△足治手捧一疊作業簿出場。

—足治將作業簿放在桌上，眼光朝桌面上稍微掃射一番，然後轉身預備離去。

—足治走了幾步，寰首四顧，見四下無人，想想又折回辦公桌前。

—足治在桌面上搜尋一番，然後遲疑了一下，緊張的嚥下一口口水，隨即打開抽屜東翻翻、西找找。最後，她自抽屜中翻出一張信封袋，小心的拆開一看，竟是一疊鈔票。足治慌張的邊看四週，邊作決定；然後把心一橫，白鈔票中抽出其中兩張，其餘仍舊歸位還原。

—足治將偷來的鈔票塞進褲袋，才塞自一半，明德突然出現。

——本場全場採「國語發音」——

△明德手裡拿著書本出場：

明德：凝，劉足治，妳在這裡幹什麼？

足治：(紮實的被嚇了一跳，塞到一半的錢也不敢再繼續塞下去，僅僅以手擋住褲袋)…啊，呃，老…老師，我…我是來送作業簿的。

明德：哦，那快回去上課吧！

足治：(慌張的往外跑)哦，好，我這就回去上課(慌忙間，褲詹裡的錢竟然掉在地上)……

明德：(音量稍大)劉足治！

△足治突然被叫住，心中害怕，不敢回頭看明德。

△明德拾起地上的鈔票，毫無表情的走到足治面前，並將鈔票拿到足治眼前晃了晃。

△足治看見老師手中的鈔票，趕忙再看看自己的褲袋；然後心裡知道事情不妙，害怕之餘，只好緊閉雙眼，如同大禍臨頭一般的，等待處罰的降臨。

明德：兩佰塊，兩佰塊不是小錢吔；妳才初中而已，又是個女孩子，沒事儘量不要帶這麼多錢在身上，知道嗎。…喏，拿去，小心別再掉了。

足治：(不敢相信的看著明德，然後收下那兩佰塊錢)…是，謝…謝謝老師！(逃命般的退去)

明德：(朝著足治退場方向大叫)噯，慢慢走，別跑那麼快嘛，小心跌倒了……(見足治已走，搖頭笑笑，然後坐了下來)！

△明德順手拿起桌上的作業簿，仔細的翻閱批改著…

—約莫十秒，美滿出場，見明德正專心在批改作業，便躡手躡腳的行至明德身後…

美滿：(戲耍的)嗨，李老師，您好哇！

明德：(回頭)噯，阿滿，妳…妳不是在台北的什麼…什麼大歌廳唱歌嗎？怎麼跑回來啦？

美滿：唉呀，這個等下再說啦，借我六仟塊。

明德：又要借錢，妳已經欠我一萬多塊了哪。

美滿：誰叫你爸要娶我媽，好歹我也算是你姊姊吧，姊弟一場，我有困難不找你，還能找誰！

明德：喂，阿滿，妳搞清楚吔，我教書一個月也不過七仟塊薪水，再借妳六仟，那以後的日子妳叫我怎麼生老人家，不要每次都是缺錢的時候才回來。

美滿：知道啦，奇怪，明明我年紀比你大，怎麼都是你在教訓我！（眼睛盯著明德手上的錢）

△明德將錢數一遍，數目不對，又重數…

明德：（數了數，還是不對）…不可能啊，怎麼會…（再數）…這…（突然想起）…啊，劉足治！

美滿：怎麼啦？

明德：沒…沒什麼，這裡錢不夠，妳跟我來拿（逕自退去）！

美滿：（跟上去）噢！

△二人退

△暗場！

第七場 兄妹倆

亮燈—鐵鍊坐在廳裡打算盤。

▲進音樂—（台灣民謠清奏為佳）

△鐵鍊打算盤，打著打著，突然火上心頭，將桌上的借據與帳本摔了一地。

△足妹聞聲趕出場！

▲音樂停止！

—本場兄妹二人皆採「台灣發音」。—

足妹：…哥，你甲啥人塊生氣？

鐵鍊：(回過神來)無…無代誌啦！

足妹：(俯身收拾地上的帳本)…欠人這多錢，無怪你會按呢。…哥，咱若用這棟厝去甲銀行貸款，按呢甘嘸是會駛嘸免賣這間厝！〈那是不是可以不必再賣這棟房子〉

鐵鍊：妳是識〈懂〉一元芋仔蕃薯，已經抵押的厝，銀行那有可能欲治〈要〉。

足妹：甘講除了賣厝以外，咱就無別條路了是無？

▲進音樂！

鐵鍊：…唉，阿公彼個時代，日本人不准咱搬歌仔戲，阿公僂〈他們〉偷偷仔搬，觀眾也偷偷仔看；本土歌仔戲就是按呢生存下來的。

足妹：現在無日本人，咱也會用治〈可以〉光明正大的演出，但是卻無人欲看，那會按呢？

鐵鍊：時代無同款了啦，唉！

足妹：哥，我聽人塊講一惦台北呷頭路，會用治賺真多錢，我想欲來訓看覓〈試試看〉，你講好無？

鐵鍊：嚟想想彼仔啦〈別想那些啦〉，錢若這好賺，著〈輪〉祿到妳啦！
擱再講，妳除了會曉搬戲，妳擱法度創啥〈幹什麼〉！

足妹：哥，我…

鐵鍊：好啦好啦，妳若真正想欲逗幫忙，阿無〈不然〉妳去幫阿兄煎一尾魚啦；自從阿緞姨走了後，咱的伙食煞愈來愈歹呷，阿兄已經

真久無呷到魚了；去啦，去煎一尾魚來乎阿兄配燒酒。——音樂停止——

足妹：哥，我是甲你講真的嘍，這間厝我嘛〈也〉有份，我也是劉家的一份子；現在這出問題，你為啥覓一定要格治〈自己〉一個人擔，加一個人作代誌，甘嘸是加一分力！

鐵鍊：（發脾氣）妳欲作啥覓代誌，妳有法度作啥覓代誌？去工廠作工，亦是去甲人洗衫煮飯掃土脚〈地下〉？

足妹：我不是千金小姐啦，這些我攏會曉作啦！

鐵鍊：（大聲的）妳去工廠作工，一個月三千塊！三仟塊，三仟塊會駛保住咱這棟祖厝？三仟塊會駛救活這個阿公双手打拼起來的戲班無？三仟塊會駛挽回觀眾的心，叫大家攏返來看歌仔戲無？…妳，妳知影我心肝內塊想啥？——妳根本就無知〈不知道〉，無知妳是欲甲人作啥覓代誌，——作一元芋仔蕃薯！

足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現在知影了啦！…（欲言又止）…我來去買魚（轉身就走）！

鐵鍊：（突然有點過意不去）…阿妹！

▲進音樂：

△阿妹頭也不回的，以背台的姿勢站住！

鐵鍊：（欲言又止，歉疚的）…辛苦妳了。

足妹：（仍舊背對鐵鍊）…阿緞姨講——你呷魚無摻薑，我會注意！（退去）

△暗場

▲音樂持續至下場開場前幾秒！

第八場 討錢與偷錢，還有夢

△亮燈—志國出場：

—本場採「台語發音」

志國：喂，有人治咧〈在家〉無？喂、喂，人是攏死了是無！

△足妹出場：

足妹：是你哦，阮哥無治厝〈不在家〉，你有啥覓代誌？

志國：啥覓代誌，當然是欲討錢啊，阿無〈不然〉我來這擱有啥覓代誌！

足妹：哦……阿無〈不然〉你差不多擱過兩三日才來啦，因為阮哥去潮州，尙緊〈最快〉也著〈要〉後日暗〈後天晚上〉才會到厝。

志國：(漫不經心的)嚟講兩三日啦，這遍就乎恁拖到下個月初啦，叫劉鐵鍊先將錢準備好，這遍我若擱收無錢，發生啥覓代誌我是無負責哦！

足妹：呃…噯，我聽阮哥講，陳老板答應欲乎阮半年的時間來處理這筆債務，現在時間嘛亦祿到〈也還沒到〉，你是按怎一日到晚來塊討錢，你嘛乎阮稍喘氣一吓好無！

志國：喂，陳老板是答應欲乎恁半年的時間處理這棟厝啫，但是利息錢恁嘛是每個月要乎人啊！妳要知影啫，我是呷陳老板的飯，我若收無錢，返去是欲按怎交代？——是恁嘸乎我喘氣，不是我嘸乎恁喘氣！—恁若討厭看到我，真簡單，只要恁將半年的利息錢作一擺〈次〉付清，恁就免驚我會一日到晚來這塊討錢了。

足妹：半年的利息？半年的利息是外多錢？

志國：無外多啦，十二萬啦！

足妹：啊，十…十二萬，那會這呢多…

志國：好啦，即然劉鐵鍊無治咧，我就先來走；過兩日我會攞來，妳甲劉鐵鍊講，這遍我若攞收無錢，叫伊準備一脚一手來抵帳！

△志國退去

△足妹憂心忡忡的愣在原地！

△鐵鍊氣呼呼的出場！

鐵鍊：(大叫)足治、足治啊，足治，妳甲我出來，…足治！…

足妹：哥，你…你甘不是去潮洲，那會…

鐵鍊：(怒氣沖沖的)等吓再攞講，足治咧？

足妹：你怎會氣甲按按呢啦，足治伊是按怎啦？

鐵鍊：我治車頭〈在車站〉遇到老師，老師講足治惦學校偷拿老師的錢，害恁爸見笑〈丟臉〉甲一句話就不敢講，…足治人咧！足治，妳甲我出來！

△鐵鍊拿起掃帚，氣沖沖的衝到裡面去——退場)

△足妹不放心的也跟著追下去！

△隨後以 OS 方式傳遞鐵鍊打罵足治的怒罵聲、哭聲…

△約八—十秒，衆人再次出場：

△足治提著水桶，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邊哭邊出場。

△鐵鍊和足妹尾隨出場：

鐵鍊：(厲聲的)跪咧，水桶甲我舉治頭殼頂：

△足治邊抽蓄邊跪下，將水桶高高舉起！

鐵鍊：偷拿錢，妳會去甲人偷拿錢，恁爸是窮甲乎妳無通呷亦是無通穿？
…咱惦戲台頂搬忠孝節義乎人看，戲台脚咧，戲台脚我劉鐵鍊的

小妹會作賊！

足妹：哥，好了啦，你打也打過了，欲跪就乎伊入去灶脚跪啦！你叫伊跪帖這個大門口，實在是…

鐵鍊：實在是按怎？驚見笑？會驚見笑就祿去作賊啦……妳現在甲我唸：「我後擺〈下次〉嚙敢作賊」，唸甲我叫妳起來為止！

足治：（唸不出口）…

鐵鍊：（猛然大聲）有聽到無！

△足治猛哭：

鐵鍊：叫妳唸妳嚙唸，哭，妳攔哭，阿妹仔，棍子甲我舉〈拿〉過來！

足妹：足治，高鋒火頭當咧著〈正在氣頭上〉，妳就趕緊唸啦，若無〈不然〉等吓〈等一下〉就攔討皮痛。

鐵鍊：阿妹，嘍甲伊講彼多〈那麼多〉，棍子舉來啦！

△足治害怕被打，只好委屈的開了口…

足治：…我後擺嚙敢作賊，我後擺嚙敢作賊、我後擺…

鐵鍊：阿妹仔，咱入來。…妳好好甲我帖這跪，若無叫妳起來，妳就祿駛〈不能〉甲我動！

△鐵鍊與足妹退去：

足治：我後擺嚙敢作賊，我後擺嚙敢作賊，我後擺…

△足治邊唸邊哭，然後進入昏昏欲睡的狀態……，終於不支倒地睡去！

▲進一段情境音樂！

▲燈光較為昏紅色！

▲造霧！—乾冰或噴霧器—

△足治緩緩自地面爬起，四處尋找，發現地上有套漂亮的衣服，又見許多瓶瓶罐罐的各色香水，心情十分愉快！

△足妹出場：

▲口白麥克風「迴音」加強！

—以下凡足治、足妹部份，皆以「國語發音」，餘音仍舊維持「台語發音」！—

足妹：唉呀，足治，妳今天好漂亮哦！（嗅一嗅）…凝，妳又換新的香水啦？

足治：對呀，鎮可不是普通的香水喲，這是名歌星白嘉莉跟冉肖玲她們在用的那一種，一瓶要伍佰多塊呢！

足妹：嘩，真的啊，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只擦一點點就好！

足治：妳要就送給妳好了，我還有十幾瓶呢！

足妹：唉呀真的嗎，我太高興了，足治，謝謝妳！…哦，對了，足治，金牛師要找妳練功，妳快點去吧！

足治：練什麼功，告訴妳，我再也不唱歌仔戲了，我要去台北當歌星，像歌仔戲那種哭哭啼啼的東西，我再也沒有興趣了！

△金牛以「淨角」打扮出場，只見他雙肩搖擺，水袖大甩，沖著足治而來…

▲鑼鼓喧天！

金牛：唉—（長聲）——呀呀呀呀，民間文化是珍寶，薪火相傳莫延誤；足治妳趕緊練功隨我來呀！

足治：（毫不懼怕的據理力爭）歌仔戲已經落伍了，那種阿公阿媽的東西我才不練呢！我要去台北，我要去台北！

金牛：唉呀，台北是繁華大都市，妳去台北欲呷啥覓!?

足治：吃，當然不會是地瓜稀飯配鹹魚啦，吃，台北吃的是牛排！

金牛：出外不比庄故里，天氣苦寒妳欲穿啥覓!?

足治：穿，當然不會穿得這麼土，穿，台北穿的是花洋裝。

金牛：故人故鄉最可愛，妳去台北甘有避雨的所在!?

足治：你是說「住」的問題呀？當然不住這種破瓦紅磚室，住，台北住的是樓房。

金牛：世間尙親是故鄉的土，去到台北妳是欲走對叨〈去那裡〉!?

足治：走？當然不會穿著施利巴〈拖鞋〉到處走，台北穿的是高跟鞋；走？根本不用我的双脚走，台北坐的是小包車！

金牛：(打敗戰似的臣服了下來)即然台北這享受，我就此歌戲不要唱，算算是妳足治卡賢〈比較會〉想，好，老漢就隨妳來都市住好厝！眼前帶路啊！

△足治轉身欲領金牛行去，不料志國突然衝出！

△志國出場，強行趕走金牛與足妹！隨後又轉身來拉足治…

志國：(霸道的)喂，恁大兄還祿出錢，妳對〈跟〉我行！

足治：(掙扎)…我不要，哥，救我啊，我不要，哥…

志國：妳尙好乖乖對我行，(動破搶去足治手中的衣服)，若無我就乎妳真歹看！

足治：不，我的衣服，我的衣服；還有(動手去搶)的衣服。

志國：(一巴掌打過去)去死啦！

△足治應聲倒地、昏死過去！

△志國扯著那件足治撿來的衣服，大搖大擺的退去！

▲再造煙霧—乾冰或噴霧器—

▲燈光回復正常狀態！ ▲—音樂止—

△足治再次幽幽的醒來，以迷惘的神色寰首四顧……，然後再次舉起水桶…

足治：我後擺嘸敢作賊，我後擺嘸敢作賊，我後擺…

OS：(鐵鍊的聲音)足治仔，入來，看妳後擺閣敢作賊無！

△足治緩緩起身，疲乏的退去！

—暗場—

第九場 兩個女人在台北

燈亮：—設定地點：新店溪旁

△阿緞穿著過時洋裝，抱著碎花包袱出場，東看看，西望望，一臉的愁苦！

阿緞：世間尚歹命的人，除了我許阿緞以外，絕對找無第二個人了啦！…本來是想講台北這個所在欲賺錢卡緊〈比較快〉，啥知影錢未曾賺到，身軀的錢煞去乎人偷拿去；這個死賊仔，實在是無天良，彼の〈那些〉錢是團主欲乎我作小生意，維持生活用的，伊竟然偷拿會下心〈拿得下手〉，拿去死、拿去死、乎你拿去拆葯仔〈買葯〉呷十年！…(拿出一塊麵包乾吞，邊吞邊想，越想越難過)…講啥覓台北的錢外好賺，來到這個台北也已經五六日了，路也祿曉行，車也嘸敢坐，連腹肚餓〈肚子餓〉就嘸知欲去叨位呷！…欲知就留惦莊脚〈鄉下〉挖土豆，搭〈口語〉現在咧，連欲返去嘸無夠車錢通好返！

△美滿出場，東找找西看看，一遇有人經過就立刻擺出撩人的姿態，片刻後，見沒有獵物上鉤，便沒趣的掏出一根香煙，點上，吸了兩口…

△—以下對白，美滿以國語交談，阿緞則採台灣國語—

阿緞：(看見美滿面熟，很仔細的認了一下)…噯…噯…

美滿：…呃，妳…

阿緞：妳…(開心的)…妳不是在我們村裡跳康樂隊的那個…那個…

美滿：妳…啊，我知道妳，妳好像是那個歌仔戲班的…那個…

阿緞：對對對對，就是我啦，我就是那在戲班煮飯的那個阿緞啦……噯，妳不是跟那個康樂隊的頭家在一起嗎，怎麼自己一個人跑來台北？

美滿：噯，講到那個沒良心的我就生氣，他把我的賺騙光了，現在又跟另外一個新來的女人在一起！

阿緞：唉唷，那會按呢，啊那妳要怎麼辦？

美滿：怎麼辦，拼命賺錢吶，怎麼辦！

阿緞：唷，我看妳穿得很漂亮啫，唉喲，還戴那麼多亮晶晶的東西，看妳全身叮叮咚咚的，妳一定很會賺錢哦！

美滿：還好啦，在台北呀，只要敢作就一定能賺錢啦；如果妳敢的話，妳一樣可以賺很多錢吶！

阿緞：(興奮起來)真的假的，我也可以賺很多錢啫？

美滿：當然可以啊，噯，妳是上來找工作的啊？

阿緞：唉，啊就〈口語〉我那個戲班說要解散啦…唉呀，反正我就是來這裡找工作的啦，啊，噯，拜託啦，妳那麼有辦法，也幫我介紹

看看有什麼工作給我作！

美滿：工作啊…，啊…阿緞，妳叫阿緞對不對？…阿緞吶，妳會作什麼？

阿緞：我哦，我會煮飯、掃地、洗衣服、還有帶小孩也…

美滿：唉呀，那些都賺不到什麼錢啦，(打量阿緞)…我問妳，妳幾歲了？

阿緞：(有點不好意思)…我哦，我四十統啦！

美滿：(盯著阿緞笑一笑)…阿緞，其實妳肯好好的打扮一下妳自己的話，妳還是很漂亮的！

阿緞：(臉都紅了)唉唷，講啥覓塊「漂亮」，就嘸是查某囡仔，噯，老了啦，老了啦…

美滿：噯，不會啦，妳這樣那算老啊！…其實妳到台北是來對地方了；台北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就是錢特別多。…這樣啦，我介紹你跟我一起工作，我現在這份工作，只要妳認真作，包準妳吃得好，穿得好，而且不到兩年，妳就可以準備買房子了。

阿緞：(睜大眼睛)…喂，妳有沒有給我騙，有那種工作…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兩年就可以買房子……，世界上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美滿：我騙妳幹什麼，來啦，我跟你講啦…

△二人一陣耳語！

阿緞：(大叫)什麼，叫我去作「賺呷查某」〈妓女〉…

美滿：噯，妳小聲一點好不好，妳想讓全台北的人都聽見是不是！

阿緞：喂，我這個年紀了，妳還叫我去作那個，要是給別人知道，我要怎麼作人。

美滿：唉呀，妳不說我不說，有誰會知道；我問妳，世界上還有什麼工作會比這個更好賺；等妳打扮的漂漂亮亮，帶著大把鈔票回去的

時候，別人也巴結妳都來不及，誰還管妳是作什麼的！

阿緞：可…可是…可是很丟臉㗎！

美滿：要過好生活還怕什麼丟臉，走啦，先到我住的地方去選幾套衣服穿，看妳現在這個樣子，嘖嘖嘖嘖，土死了，走啦走啦！

阿緞：噯，可是…

美滿：可是什麼啦，錢才是真的啦，走走走…

△阿緞半推半就的被美滿拉走！

△暗場

△幕落—

第十場 變調的七字仔

幕起—

亮燈—

△鐵鍊獨自坐在廳裡喝酒：

△添福出場：

添福：啊哈，鐵鍊仔師，真久無看了〈好久不見〉，按怎，近來好無？

鐵鍊：添福哦，罕走罕走〈同“稀客稀客”〉，來來來，坐啦，聽講你康樂隊作了秣歹嘛！

添福：唉呀，嘛是看天呷飯啦，啊就〈口語〉若遇到有人厝內死人，亦是啥覓人娶某嫁奘，我就帶小姐過去惱唉惱唉〈隨便哼一哼〉，大部份時間攏嘛惦夜市塊賣膏葯。

鐵鍊：噯，時機歹歹，有錢通賺你好偷笑了啦，來啦，飲一杯啦！

添福：鐵鍊仔，今日我來你這，是有一層〈件〉代誌欲甲你參詳，準若

會成功，咱加減有一些錢通好賺！

鐵鍊：有錢賺，這呢好？

添福：是按呢啦，最近我有意思欲往歌仔戲這方面來發展，我是想講〈想說〉—欲請你幫忙！

鐵鍊：歌仔戲，我作歌仔戲作甲這呢悽慘落魄，你甘嘸驚死？添福啊，煞煞去啦，歌仔戲已經無人欲看了啦！

添福：噯，你先聽我講嘛，時代塊改變，咱作代誌的方法當然嘛要改變；你會這呢落魄，就是因為你袞曉改變作法。—現在是靠「頭殼」生存的時代，萬項代誌攏同款，愛會曉變竅〈變通〉。—喏，你講歌仔戲無人欲看，我就有辦法作甲乎人客趕就趕袞走，你欲相信無？

鐵鍊：是真的亦是假的，你有這厲害？

添福：嘿嘿，江湖一點訣，講破就無價值啦，尙重要是你要甲我幫忙啦！

鐵鍊：我是欲按怎甲你幫忙？

添福：真簡單啦，你那些戲服、道具，攔你兩個小妹攏總〈全部〉借我，我保證有辦法乎你每日坐牯厝內，蹺脚凸嘴齒〈剔牙齒〉，涼勢涼勢〈輕鬆〉就有錢通收，按怎？

鐵鍊：添福，你將話講乎清楚，戲服甲道具借你是無要緊，但是我彼〈那〉兩個小妹仔……，你是…

添福：唉呀，聽我講啦，恁小妹自細漢就學歌戲，生作攔袞歹，僥若肯對〈跟〉我出來搬戲，我是卡有信心啦！

鐵鍊：信心？啥覓信心？你根本就無資本，是欲按怎作歌仔戲？

添福：啥講我無資本，我手頭嘛亦有二十幾萬！

鐵鍊：二十幾萬是欲按怎作歌仔戲？甘講你打算搬一齣、兩齣就不要擺
搬了？

添福：有你的戲服甲道具，那著〈那裡須要〉外粗本，二十幾萬，有夠
了啦！

鐵鍊：文武場咧？

添福：我有電子琴吶！

鐵鍊：演員咧？

添福：演員？我裡面彼的〈那些〉查某团仔就是演員吶！

鐵鍊：恁甘會曉搬戲？

添福：搬戲有恁小妹啊！

鐵鍊：按呢欲叫啥覓人來看？

添福：放心啦，姑娘若脫下，人客自然就俛過來了！

鐵鍊：你…你是塊講啥？

添福：…呃，我不是講恁小妹啦，若欲脫，我彼的查某团仔會脫啦，恁
小妹只要負責唱歌仔戲就有夠了啦！

鐵鍊：你的意思是講…搬歌仔戲摻…脫狸舞？

添福：(得意的)按怎，這個想法有新無？啥覓人看過歌仔戲摻脫狸舞，
咱若按呢作，一定賺大錢啦！

鐵鍊：(臉色難看的)出去！

添福：無喏，鐵鍊仔，我…

鐵鍊：出去。

添福：(注意到鐵鍊的表情)…呃，鐵鍊仔，我是甲你講實在的唻，你嘛
須要錢甘無是？…

鐵鍊：(厲聲令喝)叫你出去你是有聽到無！…你不出去我用趕的…(隨手拿起掃把)…出去！

△鐵鍊拿掃把趕添福。

△足妹出場，站在一旁靜靜的看著…

鐵鍊：嘸戔仔〈罵人〉，敢叫恁爸幫你作這款瀉死瀉症〈丟死人〉的代誌，攔敢動我小妹的腦筋；你即時甲我死出去，嘸戔子你咧嘸戔子！

添福：(閃過鐵鍊的掃把)…騙肖的，恁爸是看你塊歹過才來甲你參詳，你是外了不起，像你這種人哦，一世人拖屎連〈形容淒慘落魄〉啦！(急逃而去)

△鐵鍊怒氣沖沖的扔下掃把，回身退去！

△足妹出場將掃把拾起，搖搖頭，也退去！

△暗場—

△幕落—

第十一場 拉客

幕起——本場阿緞台詞採「國、台語摻半」，美滿說國語。

△燈光

△阿緞出場，穿著打扮十分妖艷，邊走邊叨煙…張望片時…

△阿滿出場

阿滿：喂，阿緞吶，今天怎麼樣？

阿緞：我哦，真的會給你這個瘋查某害死啦，真正有夠夭壽啦；我從早上站到現在，連一個客人也沒有拉到，說什麼作這個有多好賺，根本就無影無隻〈沒這回事〉！

阿滿：唉呀，是妳自己不懂得怎麼拉客啦，我告訴妳，拉客是要有技巧的，不是這樣隨隨便便，客人就會把錢掏出來給妳的；

阿緞：(臉紅)…作…作那種事情，躺著就好，還要什麼技巧！

阿滿：(一時沒反應過來)…妳在說什麼？

阿緞：(低著頭，小聲的)…以前跟我那死鬼作的時候，他都嘛叫我躺著就好，那裡有什麼什麼技巧！

阿滿：我的天吶，妳不要亂想好不好；我是叫妳要注意跟客人說話的技巧，誰在跟提那檔子事，真是……(眼前方有人走來)…噯，來了來了，現在有人來了，妳去試試看，記住，說話要有技巧，不要太急喲！

阿緞：我哦！…那…妳咧？

△志國出場，站在舞台另一端作等人狀！

阿滿：我在這看看妳是怎麼拉客的…，唉呀，反正妳過去就對了啦，快呀，去！(以手勢催促阿緞)

△阿緞覺得美滿在一邊看她拉客是挺彆扭的，但在美滿的催促下，她還是靠了過去……在志國身旁繞了幾圈…

阿緞：喂，少年吔，欲迫迫〈玩耍〉一吓無？兩百元、兩百元就好啦！

志國：(盯著阿緞片刻，眼珠子轉了轉，然後誇張的)…哇，阿媽，我找妳真久了嘍，原來妳跑來這…(再看著阿緞，作思考狀)…噯，不對啊，阮阿媽看起來甘若〈好像〉無這老嘍！

阿緞：噯…噯…

志國：呃，阿婆，歹勢〈不好意思〉啦，我塊等人，妳若無閒作妳；啊，對啦，彼邊卡去有一間老人院，妳若欲找伴，裡面真多啦！

△阿緞見對方是個不良少年，不敢得罪，於是只好轉身回到美滿身邊，暗暗的罵著：

阿緞：(輕聲罵給美滿聽)…這個大壽骨，敢嫌恁祖媽老，我就嘸相信伊後擺擺呷袜老，死袜臭，嘸晟子，嘸晟子！

美滿：妳啲，像妳那種拉客方式，人家當然不理妳了，妳至少也要稍微表演一下嘛！

阿緞：什麼，拉客還要表演哦？怎麼表演？

美滿：拉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夠抓住客人的心，只要抓得到客人的心，那就等於是抓到客人的錢包了！…來，妳看我的…

△美滿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然後假裝大哭！邊哭邊向志國走去！

美滿：(可憐兮兮的)…嗚！嗚，先…先生，你要不要舒服一下。

志國：(看看美滿，好奇的)…喂，那有人拉人客是用哭的，妳菜鳥哦！

美滿：噓，小聲一點啦，我的媽媽桑派人在跟踪我，她說我今天如果拉不到客人，回去就要打死我…嗚…

志國：哦，真的是菜鳥哦，喂，我問妳咧，妳作這一行有多久了？

美滿：呃…呃…我…我說出來你不能笑哦！

志國：笑？這個很好笑嗎？

美滿：…嗯…我爸爸賭博欠媽媽桑的錢，我…(裝得很委屈)…嗚，我是昨天才出來作的啦！

志國：(將手搭在美滿肩上)…那我是妳第幾個客人啲？

美滿：(暗爽，魚兒上鉤了)…因為我膽子小，所以到現在還沒拉到客人呢！

志國：算了算了，看妳那麼可憐，走吧！

△志國搭著美滿的肩退去，美滿在退去之前，還回頭對阿緞揮個手，
作出勝利的姿勢！

阿緞：（眼看著二人離去）…唉，講甲這些人客啲，是一個比一個卡揀呷
〈挑食〉，若拉到少年家仔，對方是嫌咱老，若去拉到老伙子，人
嘛欲揀幼齒的！唉，若照按呢下去，早晚會餓死！——（見又有人
走來，趕緊整整裝，迎身靠過去）

△金牛出場，頭上戴頂鴨舌帽，身著軍用舊綿襖，因為天氣寒冷之
故，是以雙手拉住綿襖的領角【整個脖子都縮進衣領裡！】

阿緞：喂，人客，欲迫迫一吓無？

△金牛背對阿緞，站住不動！

阿緞：（想起美滿的話，於是有樣學校的裝哭，還硬生生的說起國語來）
…嗚，先生，我媽媽桑派人在那邊給我偷看，她說我今天沒有找
到客人，她要打死我啵，嗚…（偷看金牛）…嗚…

△金牛一語不發，動也不動！

阿緞：（摸摸自己的頭，急急的回想剛才美滿說過的話）…呃…哦…我知
道不好笑，可是我說，你不要給我笑哦，我爸爸揀紅點〈普克牌
遊戲的一種〉輸媽媽桑很多錢，我昨天才剛剛出來賺…呃，不是
啦，我昨天才剛剛出來作啵！

△金牛依舊沒反應：

阿緞：（一招行不通，繼續下一招）…嗚…我給你說哦，我的膽子很小，
所以到現在還拉不到客人；這樣講你是聽有還是聽沒有，意思就
是說—你是我的第一個客人，你賺到啵！

△阿緞見金牛一直不理會，乾脆出手去拉對方：

阿緞：唉呀，來啦，來、來…

△金牛轉過身來，二人當場怔住。

△金牛—不敢相信的指著阿緞！

△阿緞—羞愧激動，無所適從！

▲進音樂！

阿緞：(回過神來，一步步往後退)…我…我…(雙手矇住臉)…我無識你，我無識你，我無識你啲，我無識你…(轉身想逃)…

金牛：噯，等一吓！

△阿緞止步，背向金牛：

金牛：…呃…呃…這位小姐，妳放心，老伙仔我…我…我嘛無識妳！……

妳甲我一個朋友生作真同款，我彼位朋友是一個真靠俗的人，伊作人真實在，真認份、雖然伊穿粗衫粗褲，但是伊真樂觀、真快樂。……對啦，我彼個朋友伊…伊有一手的好手藝，伊真賢煮呷，我真希望有機會攞呷到伊親手所煎的魚，—伊煮的魚，無摻薑，但是完全攞袞臭粗。(語帶暗示的)…離開這呢久，我無識替我這位朋友煩惱過，因為伊這賢〈這麼會〉煮呷，伊若肯去人的餐廳亦是飯店煮呷，人一定真歡迎伊。(欲言又止)…小姐，妳若遇到我彼個朋友，麻煩妳替老伙仔轉達一句話，妳就甲伊講—錢，無這呢歹賺，咱若有夠生活就好，一旦人若賺到歸個〈整個〉世界，卻失去寶貴的人格甲性命，按呢咱賺這多錢有啥覓路用！

△阿緞已泣不成聲！

△金牛轉離去，想想又走回來！

金牛：(拿出一個信封袋)…小姐，我彼個朋友可能遇到啥覓困難，這是

老伙仔的棺材本，請妳將伊轉交乎我彼個朋友，免得伊走頭無頭，
跑去作憨代誌！

△金牛將錢塞在阿緞手上，轉身一步步的退去！

△阿緞脫下高跟鞋，像孩子一樣嚎啕大哭的退去！

—暗場—

—音樂漸淡——止。

第十二場 借錢

燈亮—添福教淑女跳艷舞，淑女一付無精打采的模樣！

▲進音樂(台語歌謠“基隆山”伴唱音樂)

△淑女應付似的邊吃東西，邊扭邊唱：

淑女：(唱)…基隆山、基隆山，阮彼個三八仔放捨我，伊是嫌阮面容歹
看，亦是嫌阮作鱸鰻〈流氓〉！

添福：(大叫)拜託咧啦……

▲音樂止(一下斷去)

添福：妳脚穿〈屁股〉嘛稍搖咧，就甲妳講—歌唱了按怎攏無要緊，尙
重要就是要會曉對人客搖脚穿，駛目尾〈拋媚眼〉，像妳按呢一元
死酸死酸、人客欲那會肯俵來啦！

淑女：唉唷，已經練欲歸早起〈整個早上〉了，你嘛乎人稍歇睏一吓！
(乾脆停下來點根香煙)

添福：歇睏？攏歇就無飯通呷了啦！歸工〈整天〉呷飽就知影欲睏，袂
駛歇啦，來啦來啦，攏繼續甲我練，一直到我看了通過為止。

淑女：你就是按呢，小姐才會一個一個走了了啦！一點就袂曉體諒人；

現在掙〈剩下〉我一個塊唱，你嘛祿曉卡溫柔咧，氣到我嘛欲來跑，乎你格治〈自己〉一個人去唱！

添福：噯噯噯，妳講這是啥覓話啊，妳是靠勢我找無查某团仔是無？我甲妳講，恁爸無去找啦，若欲找免驚咧我無啦！——含慢雞攔賢啼相〈笨人話多〉！

淑女：好啊，你若這賢，你攔去找啊，阮卡含慢，阮不要唱了，再見（頭也不回的退去）！

添福：喂喂喂（追了兩步）！我塊問候恁老爸咧，講〈口語〉真實作伊跑啦！…搭〈口語〉這聲慘了，一個查某团仔就無，是欲按怎出去作場啦！

△足妹出場：

足妹：添…添福師仔…

添福：噯！妳…妳甘嚟是劉鐵鍊恁小妹？

足妹：對啦，我是劉鐵鍊恁小妹啦！

添福：（冷冷的）啊妳來這欲創啥〈作什麼〉？

足妹：我…，添福師，我甲你去跑場好無？

添福：（睜大双眼）…真的也是假的，妳…妳欲對我跑場？

足妹：當然是真的，你嘛知影阮厝真須要錢！

添福：（眉開眼笑）啊，對啦，若須要錢，作這一行尙緊〈最快〉啦！呃！

啊妳啥覓時掙欲開始，我目前當須要人唻！

足妹：你若答應我幾件代誌，我即時〈立刻〉就會駛甲你出去跑場！

添福：是啥覓代誌？

足妹：第一、我不要跳脫狸舞哦！

添福：這…，啊穿卡少咧會駛無？

足妹：只要你嚟叫我恁人的面頭前脫衫，其他的攞無要緊啦！

添福：(想一想)…好啦好啦，攞來咧？

足妹：第二、我不要跑本地的場，因為這有真多人熟悉我，俾一定會跑去甲阮哥講！

添福：噯，這點妳放心啦，跑場的人本來就要四過〈到處〉跑，這個所在妳若不方便唱，好啊，咱來去南部嘛！

足妹：攞一件代誌是尙重要的，我須要錢，而且是現金，我希望你先借我十二萬，你若肯答應，我即時就返去款行理，咱晚時就會駛走了！

添福：…這…十…十二萬啫…(皺眉)…這…噯，講真的啦，妳看我作場甘若〈好像〉真好賺，但是卡賺嘛是小條的，這…十二萬…

足妹：我會來找你，是因為彼日聽你甲阮哥講—你有二十幾萬，你若肯借我錢，後攞你會駛對〈從〉我的薪水裡底〈裡面〉扣；橫直〈反正〉你知影我是劉鐵鍊的小妹，我想欲嘛無可能跑會去〈跑得掉〉，你何必煩惱！

添福：亦不過…十二萬，這…噯，十二萬真大條啲！

足妹：即然你按呢講，就無法度了，若然〈不然〉我欲來走了！(轉頭離去)

添福：(遲疑片刻)…噯噯噯，等吓等吓、…按呢啦，妳恁我這作三年，三年哦，三年攞無薪水啲，若按呢我就借妳十二萬啦，按怎？

足妹：…好，我答應你！

添福：唉呀，妳按呢答應無準算啦，走，咱來去裡面，妳白紙黑字簽一

張借條乎我，然後我才借妳錢！

△二人退

△暗場

第十三場 人生的車輪

△亮燈—明德出場：

明德：劉先生在嗎？…劉先生，劉先生…

△鐵鍊出場

鐵鍊：啊，李老哦，來，請坐請坐；…怎會這罕走？是不是足治恬學校
擱按怎？

明德：不是啦，我不是為足治的事情來的啦，是里長伯叫我來通知你，
他說以前在你們戲班裡拉胡琴的那個陳金牛先生…

鐵鍊：金牛伯，伊…伊按怎？

明德：他前天下午已經過逝了，聽說好像是酒精中毒…

▲進音樂。 ▲燈光轉為「青、藍」等暗色系為最佳！

—以下是現實與時空交錯的畫面…

△明德定格不動。

▲造霧—乾冰 or 噴霧器皆可。

△鐵鍊緩步進入煙霧中：

△金牛出場——拉住鐵鍊的手，拍拍鐵鍊肩膀…

金牛：鐵鍊仔，你祿曉游水，這不是你的不對；無人欲看歌戲，這嘛祿
駛怪你。時代會變，咱人嘛會變；…有的人是為著理想塊飢腹肚，
有的人是有飯通呷就好，…嘍傷心，鐵鍊仔，人甲所有的動物攏

同款，啥覓所在有溫飽，啥覓所在就是伊的巢。

△金牛瘋瘋顛顛的，邊哼歌仔戲，邊退去！

鐵鍊：…金牛伯…

△足治慌慌張張的拿著一大疊鈔票和一封信跑出場

△鐵鍊接過大把鈔票，急急的拆信閱讀！

△鐵鍊與足治神色慌張的跑兩步，然後定格不動！

▲乾冰煙霧再起—

▲進主題歌曲——以下乃肢體，表情為重心之「默劇」演出，可於此段落設置主題歌曲，或者僅設輕音樂亦可。

▲燈光轉為「昏黃」系，「橙紅」亦可！

A、添福、足妹出場：—添福教足妹跳舞，約十秒，二人定格不動。

（主旨：足妹現今動向）

B、美滿、志國出場：—美滿纏著志國，忽兒要珠寶，忽而要鈔票，約十秒，二人定住不動。（主旨：美滿依舊過著她的「撈女」生活）

C、阿緞失魂落魄走出場，看看天，作跪地祈禱狀，然後取出手帕，將臉上胭脂蜜粉用力塗去；之後，緞上頭巾，繫上圍裙，再次跪地望天，臉上逐漸露出笑容。

▲阿緞面露笑容的同時，可以強烈的「金黃燈光」探照。

—C段主旨：阿緞洗淨鉛華，反樸歸真。

▲衆皆定格不動（注意各人在舞台上的位置、顧及前、後、中間、左、右、等方位，以視覺上的美感為第一訴求）。

▲乾冰再次大起。

▲燈光漸弱、漸弱……直到全暗。

△衆人在黑暗中退場。

△開始幕落——

OS：(明德的聲音)…陳金牛先生的屍體現在停放在台南縣七股鄉的一家老人院裡，因為他沒有親人，戶籍又設在你們這裡，里長伯的意思是希望你能過去處理一下！

OS：(鐵鍊的聲音)…台南縣…七股鄉…

OS：(明德的聲音)…台南縣…七股鄉！

▲音樂漸淡、漸淡、…止。

第十四場 江湖討呷人

幕起——足治和鐵鍊出場！（足治部份採國語發音）

足治：哥，金牛師已經都下葬了，妳不要再難過了嘛！

鐵鍊：……當初若甲伊留惦咱厝就好了，唉，實在…

足治：其實人本來就會死，就算你不把他辭掉，像他喝酒喝得那麼兇，早晚他還是會…

鐵鍊：好了，妳嘍擺講下去了，我想欲安靜一下。

足治：哥，…我們回去了好不好，我們在台南已經住那麼多天了，我好想家哦！

鐵鍊：我想欲惦這坐一睏仔〈一下子〉，咱稍等卡來返。

△足治體恤的坐在哥哥身邊，二人靜默無語！

△添福好似主持綜藝節目般的衝出場：

添福：噯，各位七股的好朋友，現在介紹紅遍東南亞的青春玉女，超級肉彈——崔咪咪小姐——

▲熱舞(那卡西)音樂下，足妹載歌載舞出場！

▲燈光轉為大紅，旋轉燈球及流水閃燈皆亮！

△策動現場觀眾鼓掌，如有足夠之幕後人員，亦可安排至台上當觀眾。

△足治有意無意的向足妹方向看去；在確認出對方是姊姊之後，以手勢告訴哥哥——足妹在那裡！

△鐵鍊也稍作確認，待認定對方是足妹之後，便起身朝足妹的方向走去！

△音樂乍然停止，足妹與鐵鍊對望…心中又羞又怕，又不知所措；只好別過頭去，不敢再和鐵鍊對看。

△足治立刻衝過去抱住足妹，足妹羞的將臉藏至足治懷裡。

△鐵鍊仍舊盯著足妹，不語！

△添福於此時衝出來擋住鐵鍊！

添福：噯噯噯，鐵鍊仔，這是恁小妹格治〈自己〉來拜託我的，我是無強逼伊啲！

鐵鍊：(不理會添福，只一個勁的盯著足妹看)……

添福：鐵鍊仔，平平是討呷人〈討生活的人〉，你是無通害我無飯呷，拜託咧，我場作用一半，你嘍用我濁〈搗蛋〉好無！…喂，恁小妹伊有收我十二萬啲，我…

鐵鍊：(伸手去拍添福)…

添福：(以為鐵鍊要打他，閃了一下)…

鐵鍊：(口氣平靜)…添福，你放心，人攏有生存的權利，平平是討呷人，我袂弄砸你的飯碗！

△添福不敢相信的看著鐵鍊！

△鐵鍊走到足妹身邊，脫下自己的外套為足妹披上：

添福：…妳是我的小妹，我相信妳；咱即然答應欲替人走場，就好好將這場唱乎煞！（回望添福）…添福，阮劉家應該還你的，明天我會連本帶利還你，但是小妹是我的，等你這場若作煞〈完〉，我就欲甲帶返去，…足治，妳留惦這陪恁阿姊，我來車頭等恁；恁阿姊場若作煞，妳就甲帶過來，咱作伙〈一起〉來返！（回頭就走）

△足妹和足治就這麼原地蹲了下來！

△添福一時間也失去了精神、跟著蹲下。

△鐵鍊走著走著…

△如果有安排「現場觀眾」，可作出觀眾議論紛紛的書面。

△阿緞衝出場：

阿緞：（興奮的）…團主，真正是你啲，你那會治這？

鐵鍊：哦…（微笑）…阿緞姨…

阿緞：團主，恁好無？我時常嘛塊肖念〈思念〉恁啲！

鐵鍊：阿緞姨，妳咧，妳現在惦叨位塊呷頭路？

阿緞：我哦，（不好意思的）啊我就塊賣臭豆腐啦！…（突然想起）…啊，對啦，團主，（拿出信封袋）…這些錢是金牛師的啦，你若遇到伊，麻煩你替我轉交乎伊好無？

鐵鍊：金牛師已經…（語塞）

阿緞：金牛師已經按怎？

鐵鍊：呃…無…無啦，大家攏真好，妳放心。…是講〈然而〉這些錢…？

阿緞：啊就…啊就…啊就我一個朋友袂曉想，去作歹代誌啦，金牛師為

了欲感化我彼個朋友，將伊格治〈自己〉的棺材本攏送乎我彼個朋友。現在我彼個朋友已經改變了，所以交代我將這些錢還乎金牛師啦。

鐵鍊：(有點費解)……

阿緞：團主，你一定要甲金牛師講一我彼個朋友現在塊作小生意，叫伊要放心。

鐵鍊：(似乎明白了，微笑)金牛師也有一個心願，伊希望妳彼個朋友用這筆錢去幫助人(把錢塞還給阿緞)。

阿緞：幫……幫助人？金牛師是想欲幫助啥覓人？

鐵鍊：金牛師當初為啥覓會幫助妳彼個朋友？

阿緞：因為……因為……

鐵鍊：因為妳彼個朋友須要人幫助。同款的道理，妳彼個朋友若遇到須要人幫助的人，就像金牛師同款，用心去幫助人。……欲按怎處理這筆錢，我相信妳彼個朋友應該會瞭解才對。

△鐵鍊退去！

阿緞：(深有感受的)……金牛師，即然幫助人是你的願望，我一定會儘量照你的希望去作！

△阿緞退！

△添福蹲了一陣子，想想也該工作了，於是打起精神，再次催促足妹！

△足妹疲憊的順著添福的意思，繼續扭、唱、跳、笑……

足妹唱：……白牡丹、笑咬咬，妖嬌含蕊等親君，無憂愁，無怨恨，單守花園一枝春……

△足妹唱著唱著，眼淚掉了下來，但是她在笑，她一直都在笑…

△燈—漸暗、漸暗、漸暗—滅—

—幕落—

—劇終—